

帝国的边缘
edge of empire
后殖民主义与城市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澳]简·M. 雅各布斯 著

何文郁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帝国的边缘

edge of empire

后殖民主义与城市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澳]简·M. 雅各布斯 著

何文郁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边缘：后殖民主义与城市 / (澳) 简·M. 雅各布斯著；何文郁译. —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9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ISBN 978-7-5499-6033-0

I. ①帝… II. ①简… ②何…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3175 号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 帝国的边缘：后殖民主义与城市

著 者 [澳] 简·M. 雅各布斯 (Jane M. Jacobs)

译 者 何文郁

责任编辑 陆 琼

装帧设计 李广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25-5757250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 211523)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6033-0

定 价 40.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eds.tmall.com>

公 众 号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微信号: 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1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帝国的边缘

《帝国的边缘》检视了四个当代第一世界城市中有关城市空间的争论：两处位于伦敦，另两处是澳大利亚的佩斯和布里斯班。通过这些实例，大量具体的“后殖民”文化政治进程得到了阐述：从前的帝国中心的帝国追忆、伦敦金融城；移民组织在古老的帝国腹地创建家园空间的努力；原住民对现代城市空间中神圣纪事的主张这种令人不安的存在；以及当代城市中大量涌现的混杂空间。本书研究的是存在于空间中的种族与国家、自然与文化、过去与现在的政治。这是一种“全球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带入了城市空间——它为众多的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化隐喻提供了一个真实空间。如果当代城市是一个后现代的空间，那也是比较明显的地理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本书的全球性分布——其关注点在英帝国主义的一条轨线上的两个极点——提供了一种全球性组合，它构成了认识难以驾驭的帝国主义有关空间和时间命运的基础。这不仅是一种实质上的地理疆域，它还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地理渴望和记忆。

插图

1. 尼尔斯·M.隆德(Neils M. Lund)1904年的画作《帝国的中心》
2.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 Bank Junction 设计方案
3. James Stirling、Michael Wilford 的 Bank Junction 设计方案
- 4.、5. Bank Junction 开发地块上的 19 世纪的建筑:之前和之后
6. Bank Junction 地图上标示的在册建筑和保护区域
7. 从 Cornhill 管窥圣保罗教堂:开发前和开发后
8. 受到保护的圣保罗教堂的穹顶视角
9. James Stirling 设计的斯图加特新国立美术馆
10. 应对爱尔兰共和军爆炸事件的交通管制
11. 伦敦的“铜墙铁壁”
12. 斯皮塔佛德的乔治王朝时代的存量住房
13. 斯皮塔佛德市场周边的在册建筑和保护区域
14. 斯皮塔佛德信托基金会的“飞虎队”
15. 代尔夫特精陶花砖围住的壁炉
16. 开发商展示的斯皮塔佛德的历史
17. 乔治王朝时代的斯皮塔佛德

18. 斯皮塔佛德开发集团的标识
19. MacCormac 为斯皮塔佛德市场改造设计的方案
20. 斯皮塔佛德种族骚乱的标记
21. 斯皮塔佛德反种族歧视游行
22. 拯救斯皮塔佛德运动的漫画
23. 老天鹅啤酒厂
24. 早期的网格状的佩斯城
25. 老天鹅啤酒厂的文物标志
26. Roger Gregson 的老天鹅啤酒厂改造规划
27. Robert Bropho(左)和一位抗议伙伴在老天鹅啤酒厂
28. 警察驱逐老天鹅啤酒厂地块上的抗议者
29. 布里斯班市议会生态中心
30.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库萨山保护区提供的全景画视角
31. J.C.Slaughter Falls 使用的图像
32. Campfire Consultancy 的两位艺术家 Laurie Nilsen 和 Marshall Bell 站在 J. C. Slaughter Falls 的“主展区”前面
33. 在 J.C.Slaughter Falls 艺术游径重新绘制的地图
34. Laurie Nilsen 重新绘制的原住民风格的布里斯班市

序

殖民话语分析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认识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的方式。近期的殖民和后殖民理论充斥着一种空间化的语言,虽然多半是隐喻上的功能。本书试图超越空间修辞上的殖民和后殖民理论,使它回归到“真正的”地理学研究。我关注的是,如何揭示地方的重要性、富有想象力的空间欲望和文化政治领域,这些都是当下殖民和后殖民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通过英国和澳大利亚城市中涉及空间冲突的当代例证来进行这一研究。

本书把四个地方同时放进城市中来分析,它们都是由大英帝国计划所创造或所催生的产物。有两个地方位于曾是帝国中心的伦敦,另外两个城市在澳大利亚,这里一度是地理意义上的帝国边缘。本书中所说的帝国范围更多是我自己的定位,比如“英裔澳大利亚人”就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殖民主义体验。这一定位,既很模糊也很明确。作为一位英裔澳大利亚人,出生的国家成为我作为殖民文化成员的标志,这一状态引出了我所参与讨论的与原住民文化遗址有关的政治议题。作为一位住在英国的英裔澳大利亚人,

当我研究伦敦的时候,我是一位“殖民地人”,有时候还真的仅仅被当作一位澳大利亚的背包客。我既是一位殖民者也是一位澳大利亚人,不仅是欧洲核心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另一个地方的代表性人物(McLean, 1993:18)。毫无疑问,我是以一位出生在英国驻领殖民地澳大利亚人来定位的,这是一个正努力通向共和之路的国家,它影响了我看待 20 世纪 80 年代伦敦的帝国回忆和种族主义行为的方式。可以肯定的是,我研究当代原住民的土地利益和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能力,直接受到了我自己就是殖民地出生的女儿这一血统的约束。

书名《帝国的边缘》,从字面上来说,并不是指那种位于帝国地理统治边缘的地方。英帝国只有几个实例是正式终结的,它所影响到的国家和人民,现在被归入了不确定的后殖民形态。理论上来说,不存在一个帝国,也不存在一个中心和一个边缘。当然,这一正常的形态现在受到了我们所熟知的挑战:有了很多中心,很多外围地区,有着持久的支配和从属结构。持续存在的反殖民主义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种不平等政治的社会和空间界线不再像从前那般清晰了。这种权力结构使得帝国以一种更加无序的方式继续存在。任何明确持续着的帝国主义,都日复一日地受到了移民定居点、新民族主义、原住民土地权利主张以及众多其他事物的挑战。也就是说,英帝国主义虽然活在当下,但也一直是处在它的“边缘”点。本书通过发生在当代城市空间内部,并通过当代城市空间不稳定的身份和权力协商来描述这种政治上的“边缘”。书名《帝国的边缘》中的“边缘”,描绘的不只是字面上的边缘和外围地

区,而是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①,1991:149)所描述的那种“深刻的边缘”,这种“不稳定发展的”边缘,不仅代表着一个开放性空间,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协商空间。

① 葛劳瑞亚·晋·沃特金(Gloria Jean Watkins),笔名贝尔·胡克斯,美国作家、女权主义者及社会活动家。她以她曾祖母的名字贝尔·胡克斯(Bell Blair Hooks)为笔名,并且写名字时不按通常的规则大写第一个字母,目的之一是表明她与先辈女性的本质联系,之二是“中意的是我的书的内容,而不是谁写的书”,以小写名字来表明自我的不重要。——译者注

致 谢

本书重新评价了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参与的各种不同的研究,在这里我无法感谢所有帮助我形成想法、提供资料的人。在我看来,也许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最早构建了我关于种族和地方政治意识的人。本书中没有涉及偏远的南澳大利亚奥古斯塔港(Port Augusta)社区,但正是在那里,在强硬的原住民的监管下,作为一位十分缺乏经验的研究员,我艰难地获悉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看到了后殖民主义的可能性,并开始去了解政治上的身份与地方。在奥古斯塔港的这些体验伴随着我走遍了世界。

我还要感谢为我提供时间和文献的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个人。尤其要感谢拯救斯皮塔佛德运动(Campaign to Save Spitalfields)的开发商,特别是斯皮塔佛德基金会(Spitalfields Trust)的 Jil Cove,拯救英国遗产协会(SAVE Britain's Heritage),CARE Campaign 和 Reverend Victor Stock,布里斯班城市议会和 Marshall Bell of Campfire Consultancy。感谢这些组织和个人,他们允许我复制数据。本书的第三章是发表在《环境和规划 D: 社会 and 空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的一篇论文,我要感谢 Pion Publishing 允许我复制这篇论文,而且大幅度地改变

了它的形式。

图书也需要现实条件的支持。对本书写作方面时间和财力的支持,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博士后奖学金计划(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scheme)提供。思考和写作的空间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由伦敦大学学院和墨尔本大学的地理系提供。特别致谢 Chandra Jayasurya、Wendy Nicol、Natalie Jamieson、Mary Quilty、Tim Aspen 及团队,还有 Chris Cromarty,他为书稿的出版提供了各种帮助。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妇女和性别研究中心、谢菲尔德大学地理系和 Paula 的住所,Jo 和 Peter 为最后的定稿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感谢很多同行的倾听与指点,并给了我灵感,感谢 Kay Anderson、Jacqueline Burgess、Dipesh Chakrabarty、Felix Driver、Fay Gale、Ken Gelder、Derek Gregory、Peter Jackson、Michael Keith、Sylvia Kleinert、Fiona Nicholl 和 Charlotte Townsend-Gault。

在我的生命中,家人和朋友如此幸运地连接在一起,因此我想将本书献给我心中的大家庭。首先献给为我带来友谊与乐趣的 Hannah、Ken 和 Christian。最后,当然是献给我的母亲和父亲——Barbara 和 Allen Jacobs,他们给予我长期的支持,并赐予我“Jane”之名,这个名字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深深地教会了我如何对待“差异性”,而且带给我出乎意料的幸运。

目 录

插图	1
序	1
致谢	1
第一章 行走在帝国的边缘	1
真实的空间	4
旅行活动日程	7
关于地方的讨论	11
旅行	14
第二章 （后）殖民空间	17
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	20
帝国主义与空间	26
后殖民的界定	31
后现代空间与（后）殖民	41
身份、历史与城市空间	49
第三章 协商中的主体：后帝国主义城市中的地方与身份	54
伦敦金融城的差异聚集	58

塑造不朽的作品	60
图绘帝国	66
作为中心的意愿	70
帝国幻想	75
大陆的纠缠	83
殖民的回归	92
 第四章 伦敦东区的贸易：移民、定居与地方	98
城市帝国主义	102
土地闲置	105
贺加斯和漂流的灵魂	112
越来越重的怀旧感	124
社区中的贸易	129
重建家园	137
 第五章 城市梦想——城市中原住民的神圣纪事	146
管理城市	149
构想未来	155
城市的游离特质	157
充满情调的城市	165
啤酒厂的梦想	167
安置 Waugal	171
回归自然	174
保卫王权	178
边缘群体	181

第六章 真正的你：绕开地图 187

 自然、文化、殖民主义 192

 帝国的旅行 196

 本土化的旅游 201

 重绘殖民地 212

第七章 结语 222

 地理意义上的相遇 223

 难以驾驭的帝国主义 225

 后殖民的可能性 229

参考书目 232

索引 255

第一章

行走在帝国的边缘

每一段旅程都可以看作是对边界的重新定位……一次不确定的旅行实践。

(*Minh-ha*, 1994: 9)

1993年4月,我有一次专门的学术旅行,包括一次会议和一次实地考察。我从墨尔本的家中出发到了悉尼,参加关于后现代城市的会议。从悉尼出发,我飞到昆士兰中部,在那儿我遇见了一位原住民历史学家,艰苦跋涉穿过泥路去了她母亲的乡村,并开始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联合写作的关于地方的研究项目^①。在两天时间内,我从讨论“后现代城市”到有意识地参与“后殖民”的实地考察。在悉尼,当我听着不计其数的关于后现代城市的讨论时,我忍不住好奇,为什么讨论的过程及构想频频地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有联系。当我穿过昆士兰中部的丛林时,我就想,为什么殖民时期之后政治上的身份和地方这一领域,常常只是顺带

^① 这一联合项目是与 Jackie Huggins 和 Rita Huggins 合作,以昆士兰中部 Carnarvon Gorge 地区为基础的研究(见 Huggins, Huggins and Jacobs, 1955)。

着在城市分析中得到追溯。本书尝试在当代城市空间和近期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碰撞,这一目标是通过对坐落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四个当代城市中的地点进行的大量身份和地方文化政治研究来完成的。

19 世纪英帝国主义确立的差异和权力关系垂而不死,并在很多当代第一世界的城市中再度活跃。在这些城市里,也有针对帝国主义的各种挑战,可能被当作后殖民的形态。这些帝国主义的表述和谈判不仅仅是正好在空间中发生。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身份和权力,它本身就通过空间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而且从根本上是围绕着空间的。从宏伟的帝国版图的结构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在政治上与当代城市发展的进程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书中主要的关注点。城市空间中的变化,可能在一个冷静的共识中出现,但它们通常是旷日持久的争论或自我和解的姿态的结果。这种政治很少涉及空间看上去如何,并如何起作用,也很少涉及互相抵触的建筑美学或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类关注可以为这些争论提供更完善的论述形式。这些基于地方的争论同时也是个竞技场,其中的各种联盟都在表达着他们自身的观念以及他们对空间的希冀,这些空间构成了他们的“家园”——至少在当地的邻里社区或国民家庭、一个原住民家庭或一个近期归化的家庭那里看上去是这样。因而,在不断变化或不断重构的过程中,由地方所产生的政治,同时也是身份的政治,这之中,种族、阶级、社区和性别的观念得以形成。这种身份和地方的政治,不仅围绕着城市内部的权力结构来建立,甚至关联着全球的城市化进程。这种政治出现在城市内部并与城市有关是确凿无疑的,但对很多团

体来说,这种政治也是由更广泛的殖民历史和地理遗产、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后殖民时期的种种可能性构成的。

尽管不可否认帝国主义是一起政治和经济事件,但它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进程发挥作用。比如,自我与他者的社会建构为权力分层提供了基本的构成元素,这在其公民中间产生了绝对权威和不平等关系。在殖民主义条件下,殖民他者的负面建构确立了某种支配性的结构,通过它,殖民者获得了胜利。同样,反殖民频繁地挑战,涉及从属团体要求恢复“沦为殖民地前”的身份,或改变在殖民主义压力下“形成”的身份。通过这一过程,被明确界定、表述和协商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得以明确,可能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维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一个例子中,这些过程划定了差异的准确范围,这些范围如今被正面或负面地归为“文化”、“种族”、“种族划分”或帝国权力结构的类型。而且,身份的形成和重塑,正好出现在富有代表性和论证性的领域,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正如托马斯(Thomas, 1994:2)所说,殖民主义总是“通过符号、隐喻和叙述而富有想象力并充满活力”。

19 世纪的帝国主义计划极其明确,但并不排他,取决于种族化的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帝国主义在二元论的双重理念范围内运行,它建构了一个妖魔化的他者,用于对抗美化的、合法的,以及在想象中被定义的宗主国居民自我。这样的种族化建构从来都不是稳定的,不仅一直受到不可预见的他者的威胁,还受到同质化和有界性的自我的威胁。事实上,这些二元制建构的生命力,极有可能是因其面对争议或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关切